

张孟良◎著

張孟良文集

第一卷 儿女风尘记



花山文艺出版社

儿女风尘记

《张孟良文集》第一卷

主编：董春霖 副主编：张中吉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孟良文集. 第1卷 / 张孟良著; 董春霖, 张中吉主编.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755-440-0

I. 张… II. ①张… ②董… ③张… III. ①张孟良—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4432号

书 名: 张孟良文集 (全八卷)

著 者: 张孟良

主 编: 董春霖

副 主 编: 张中吉

策划统筹: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卢水淹 刘红哲

康董康 贾 伟

李 鸥

特约编辑: 张建丽 赵玉洁

赵 青 刘继东

封面题字: 张孟良

肖像摄影: 孙德民

装帧设计: 廊坊大视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圣仁广告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35 / 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廊坊市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 / 32

字 数: 2500千字

印 张: 103.625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755-440-0

定 价: 30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画卷

——写在《张孟良文集》出版之际

董春霖

八卷本的《张孟良文集》在作者已届八旬高龄的时候问世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为能够帮助张孟良先生完成这一人生夙愿深感荣幸，其间经历的一些事也是令人难忘的。

实在说，我没有资格来为《张孟良文集》作序。张孟良先生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历经几十年的创作路程，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而我只是一个晚辈，一个普通读者。促使我敢于动笔的原因，还要从我与张老相识谈起。

我与张孟良先生相识是在2000年我调到廊坊市文联工作以后。因张老是在原廊坊地区文联副主席（主持工作）的岗位上离休的，离休后回到静海县老家安度晚年，这样每年春节我们都要驱车去静海慰问张老。记得是去年夏天，我偶然接到张老打来的电话，表达了想出版文集的愿望，作为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的总结，并想得到文联的帮助和支持。我听后的第一个反应，这是一件好事，很有价值。我与同事们商议此事，当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都感到文集的出版对张老本人、对廊坊乃至全国文学界都是一件应该办而且应该办好的大事。其一，张老的文学成就自不待言，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地，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成名之作《儿女风尘记》在全国影响很大，是朱德委员长向全国推荐的十二部优秀作品之一，曾影响教育了一代人；其二，张老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生活底子厚实，创作态度严肃，六十年笔耕不辍，不断有佳作问世，这在他那一代作家中确属少见，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文学创作的执着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其三，张老是廊坊文联的第一代领导者，他的很多作品是在廊坊期间创作完成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完成这项事业。

大约在2007年9月间，我与同事范丽婷、张中吉、刘京文等专程到静海义渡口村张老的家中，商议编书的事。张老把他保存整理好的书稿、图片等资料全拿了出来。望着他那深邃的目光，使我们深感相托之重。临走时，张老提出由我给文集写篇序，且言辞恳切。我理解他的心情，但却不敢应承。我说，我们几位只是帮助您编辑出版，做好服务性工作，序言由您自己写最合适，您把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每部书的创作背景都写出来，放在卷首，这样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也是文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老觉得有理，但仍坚持要我写序，他写后记；并说，你就不要推辞了，没有你们的帮助，我这个文集也出版不了，不要考虑资格什么的，你写最合适。话已至此，我只有尊敬不如从命了。

我知道张孟良先生的名字很早。1978年，我从大厂中学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记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提到了张孟良所著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儿女风尘记》，一部是《三辈儿》。当时我并不知道作家就在廊坊工作。这两部书当时都看了，而且印象非常深。特别是《三辈儿》，看了不止一遍，书中的人物、情节深深地吸

引了我。扛长活的三辈儿的正直倔强，母亲的含辛茹苦，小娥的贤惠和悲苦，老地主曹秃子的阴险狡诈，老尼姑的贪财苛毒等等，以及书中人物富有个性的语言，仍历历在目。我想，一部好的作品一经阅读，那记忆就变成了永远。就像著名作家吴伯箫在散文《歌声》中所说的，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永久的。只是当时读这些作品时，我只有十七八岁，年龄尚小，还不能完全体会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

在编辑《张孟良文集》的过程中，我又重读了这两部书。灯下翻阅这些已经发黄的书稿，在寂静的夜晚体味二十多年前初读这些作品时的感受，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特别是那些木刻版的插图，都备感亲切。《儿女风尘记》是张孟良先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成名之作，那是旧中国劳动人民辛酸悲苦的真实写照。从张天保一家人被生活所迫，辗转流落到静海运河之边安身，到闺女被骗沦为妓女惨死异乡；从天保告状到母亲悲愤自杀；从天保告状不成反被陷害下了大狱，到小马流落到救济院，受尽折磨和凌辱，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作者向我们所展现的，是旧中国黑暗中农民的悲惨命运和对光明的向往。读后使我自然联想到画家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也联想到王式廓先生未完成的作品《血衣》。感人的文字一如感人的画作，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真善美的聚焦，而张孟良先生的作品向我们展现的，正是一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画卷。

创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张孟良先生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从他第一个创作高峰而产生的《儿女风尘记》和《三辈儿》看，作家对所描写的时代、人物、景物是那样的熟悉，细节刻画是那样的真切。他所

塑造的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性格各异、有血有肉的群像，他们的悲苦遭遇，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正直善良，都表现得入木三分，跃然纸上。我想，没有对那个社会真切的体验，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没有对劳苦大众深切的爱，是写不出这样的优秀之作的。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李大钊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见，自古悲愤出诗人，强烈的爱憎情感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前不久我偶遇一位中国作协《诗刊》社的编辑，自然谈起我们正在编辑《张孟良文集》一事：她说：我从小就知道张孟良，小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读《儿女风尘记》，我们几个孩子都感动得哭了。以她的年龄推断，那应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张老的作品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多么大。继《儿女风尘记》、《三辈子》之后，张老又相继写出了《血溅津门》、《洼淀烽烟》、《沽城荡寇》、《义霸争雄传》、《红军的儿女》等多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迎来了他一生创作的又一高峰，从而更加确立了他作为一位大作家的地位。特别是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血溅津门》，一经出版即受到广泛好评，大家争相传看，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更是反响强烈，妇孺皆知。

张孟良先生以写长篇小说见长。他的作品语言质朴无华，极富个性，人物刻画生动深刻，细节描写真切感人，看后就很难忘怀。他所塑造的那些可亲可爱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至今仍活在广大读者心中。张老的成功来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来源于他那善良正直的胸怀，当然也来源于他几十年艰辛的努力。纵观其创作全貌，他始终把自己的文学事业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树高千尺在根深，他所走的是一

条植根生活沃土的扎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这也正是目前一切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最应该思考和学习的。张孟良先生是我崇敬的一位长者，一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祖籍虽不在廊坊，但解放以后，他长期工作在廊坊，与廊坊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廊坊培养了众多的文学人才。他的文学成就既是全国的，也是廊坊的。从这一点上说，廊坊应该感谢他。

张孟良先生的晚年生活很丰实，除了写作，还擅长笔墨丹青。两年前，我参加了张老的一次个人书画展，感受到了老作家才华横溢的另一个方面。“老树着花无丑枝”，张老的写意花鸟画就像他的文章，拙朴苍劲，气韵生动。据专家评论，张老的中国画很有水准，深得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笔意。

现在《张孟良文集》出版在即，我谨代表廊坊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文集出版表示祝贺，并真诚祝愿张老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2008年春于廊坊市文联



目 录

第一部

1. 逃难的人	3
2. “乐善好施”	7
3. 陷阱	13
4. 火烧刘家院	17
5. 凤姊	22
6. 风暴	28
7. 凤姊的信	35
8. 夜店	44
9. “古楼大街刘家”	48
10. 告状	55
11. “讹诈”	63
12. 探监	71
13. 玉贞	77
14. 狱中	86
15. 在“法庭”上	91
16. 勉强的判决	100
17. 兴隆小店	105

18. 兄妹讨饭	112
19. 卖女还债	118
20. 小罗	125
21. 行刺	132
22. 闹店	139
23. 小马和李掌柜	144

第二部

1. “天津市救济院”	151
2. “孤儿学校”	160
3. 不屈服的孩子	163
4. 逃命	169
5. 参观的人来了	174
6. “儿童节”	184
7. “七七事变”	192
8. “救济院”的变化	199
9. “医院”	205
10. 不去日本	213
11. 风天雪地	218

第三部

1. 沦陷后的家乡	225
2. 一条大鲤鱼	232

3. 水上风波	240
4. “讨伐”	249
5. 赎人	256
6. 血泪流在“古城洼”	267
7. 水流千遭归大海	281

附录一 谈《儿女风尘记》	王永生 288
附录二 难忘友谊	胡 可 304
附录三 历史的痕迹	张孟良 307
后记	326

第一部



1. 逃难的人

1934年，山东省的庄稼先旱后涝，颗粒没收。再加房捐地稅，兵荒马乱，逼得百姓求生无路，欲死不能。济南市街头巷口常有卖儿女的，后来设立了“人市”，五岁的娃娃只能换得三斗高粱。穷苦的人们出卖气力没有人雇，讨饭没有人给，村野、街道常见有饿死的人……年景真苦啊！

南关外金鱼桥畔，有张家兄弟二人，兄名天保，弟名天义，兄弟分家各过生活。天义没有娶过媳妇。天保也曾念过几年书，娶妻王玉贞，生下二女一男。大女儿凤姊，年已十五岁，生得十分好看，人们都说张家洪福来临，生下仙女。小女儿顺妹只有一岁。儿子小马年已八岁，生得聪明伶俐。一家五口，往年指望天保扛长工和凤姊、小马挑野菜过生活；如今，扛活做工没有人雇了，野地里一片荒凉，挑菜拔草也无处寻觅。家中又无可变卖的东西，饥寒渐渐逼紧了。

这天下晚，天保由市里寻工回家，走进窝铺，见铺里黑洞洞的，就问道：“为什么还不点灯？”

“灯油早就熬干了。”玉贞抱着顺妹答道。

天保叹了口气，解下褡膊，坐在炕上，向凤姊说：“还有点烟叶吗？”

凤姊抖抖烟荷包，摸了摸答道：“还能凑上一袋。”随手拿起烟袋，装好烟，送到爸爸手中，给燃着火。

“今天做工了吗？”玉贞问。

“做屁吧，街上连个人也碰不见。”天保吸了口烟，又慢慢地说：“卖了一大管血，换得三毛钱。”

“爸爸，”小马从炕上爬起来问道：“抽你的血不疼吗？”

“别管疼不疼了，活一天是一天吧！”

玉贞听丈夫说卖了三毛钱的血，心中非常难过，对凤姊说：“把那碗苦菜汤给你爸爸热热。”

“别热了，省把柴火吧。”天保端起碗来就喝，忽又把碗放下来，“小马，来，咱爷儿俩喝。”

“我不饿，”小马推着爸爸的手，“爸爸，你喝吧。我不饿。”

“傻孩子，一天没吃饭还有不饿的吗？”天保把碗放在儿子的唇边。小马喝了两口，苦得咬牙。

他把小马拉到怀中，抚摸着他的头，教训道：“爸爸这一辈子，劳劳碌碌，白天黑夜都得拼死拼活，腿摔伤了，腰累弯了，可是没吃过一顿饱饭啊！你这一辈子，可别像我！”

小马仰着头，看着爸爸那对在黑暗中闪光的大眼睛，答道：“爸爸，我长大了，有了本领，赚了钱，光让你吃饱饭，穿好衣服。”

“好孩子，”天保拍着儿子的肩说：“快快长吧。”

正说着话，忽听街上枪响。他们大人孩子都提心吊胆地静听着。一阵紧张的跑步声过后，又安静下来。

“不知又发生什么事情啦！”天保担心地说。

“我看这样下去，饿不死也被折磨死了！”玉贞说，“不如到小马的姑姑家去投亲，那里的年景总比咱这死地方好些吧。”

天保也曾想过这条活路。因为他性情耿直，不肯向亲友张口求救，所以他总是说：“指亲不富，看嘴不饱。还是要靠自己才行啊。”再说，冀东宝坻县离这儿八九百里路，没有盘费，怎样

去呢？如今又提起这件事，他回答说：“最好还是别靠亲戚，这年月一个雷天下响，谁家也够紧啊！”

“难道咱这一家人就得等着饿死吗？”玉贞说。

天保心中一惊：这话问得十分有理，不去投亲又怎样活下去呢？

“姑姑家也不是外人。再说，咱们在他家还能白吃闲饭吗？谁不能干活儿呀？”

天保听妻子说得满有道理，心想：不论到哪里全是凭力气换饭吃，这又不是去勒索他们。他叹了口气，说：“依了你吧。还得跟二叔商量商量，最好一块儿去。要不，他一个人在这儿咱们也不放心。”

当晚，凤姊请过天义来，讨论投亲的事。结果，天义不愿去。兄弟商量妥：待天保在姑家安下家，天义再去投奔哥哥。

第二天拂晓，窗纸露白，一家人就起身赶路。也没什么行李可收拾的。天保担着一副青菜筐，一筐装着锅碗瓢勺，一筐盛着破衣烂被。玉贞抱着顺妹。凤姊和小马都提一个讨饭的小筒，拿着打狗的柳条棍。剩下的那口破缸，还是小马祖爷手里留下的，已有二百多年了，拿不了，只好留给天义使用。天保夫妻又嘱咐天义许多处世待人的话，天义叮嘱兄嫂到了姑家来信，送他们到金鱼桥边，骨肉流泪而别。

那时正是八月天气，天高云淡，荒野枯原，人烟稀少。趁着天气晴朗，正好赶路。一路上，饿了进村去讨饭，渴了井边去喝水。走到哪里累了，就在哪里歇肩。夜来宿在树下，或是寄住古庙，地当炕，天做被，受尽风雨饥寒，千辛万苦。不觉走了半月，来到河北地面。站在高处远望：一眼看不到边的大平原，长着绿油油的庄稼，像碧绿的沧海一样壮阔。

这天正是中秋节。走到静海县城西，天色已晚。那轮金光照

的大月亮渐渐地由东天冒上来，映着浓密的庄稼。秋风吹来青苗的幽香。运河中浮荡着大小船只。

“这里的庄稼多么好呀！”玉贞羡慕地说，“闻着香甜香甜的。”

“啊，”天保无动于衷地答着：“好也没有咱们一颗！”
他们到了运河渡口，河东就是县城，渡船已经停泊，过不去了。他们只好就在树下歇息。

天保见河边大柳树下有一眼井，井口系着四个轱辘。探头向下一望，寒气逼人。他松下一个轱辘，打上一斗水。喝了一口，觉得冰凉，正好解渴散热。玉贞母子走得又饥又渴，更是口不离斗地喝起来了。

天保直起腰，四下望望，见到对面杨树林里隐隐约约有个村庄。就对玉贞说：

“你抱着顺妹在这里看着担子，我们爷儿仨到村里讨些饭来吃。”

天保领着凤姊和小马走进村里，甚觉稀奇，村里有百户人家，被车道自然地分割开，南面十几家，清堂瓦舍，很是整齐，北面却是乱挤挤的一片破茅草屋。更奇怪的是：这样的丰年盛景，中秋美月，正是好玩的夜色，可是家家关门闭户，街里静静的，连个人影儿也看不见。他们父子三人悄悄地望着，正在疑惑，忽听背后有人高声喝问：“干什么的？”他们吃了一惊。

天保回头一看，见是个老头，穿着破旧的长衫，手里拿着一根拐杖，正朝他们走来。老头走到他们跟前，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才开口说话。天保赶紧上前，抱拳行礼，老头这才点了点头，转身朝村里走去。天保松了口气，回头看了看玉贞母子，两人也松了口气，继续赶路。